

## 得意忘形

一般而言，“传统”与“当代”是一组对立的时间概念。不仅如此，人们常常带着“厚古薄今”的经验，主张当代之事必师从传统；认为大工业生产以及网络奇迹带来的身心愉悦，决然不及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古意桃源令人神往。然而，当代之于传统，除了科技昌明带来的物质面貌和社会形态的日新月异外，到底存在多大差异？也就是说，其核心价值体系——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文化精神的追求是否如此大相径庭？静心思忖，我们发现，二者如双生儿般不分伯仲，水乳交融：“传统”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传统，“当代”指的是何种类型的当代？；“传统”中有多少内容能够真正地作用于当代，“当代”又能创造多少下一个传统？……，抑或我们一直就生活在“传统”之中，根本无所谓“当代”？！反之亦然。

在我看来，纠结于禅宗和老庄式的诘问，对蓬勃繁荣的当下中国艺术发展，很有现实意义。因为二十余年的超验发展，使得中国当代艺术领域进入了颇有些得意忘形的状态。“得意忘形”，通俗而言多含贬义，大约形容“浅薄的人稍稍得志，就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”（出自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）。对应近几年“如火如荼”的当代艺术生态，不断流入的巨量资本和国际视野的热切关注，的确迫使包括艺术家、画廊、拍卖行、批评家、策展人、经纪人、收藏者等在内的所有角色忙碌地难以自持。除了过西方化、图示化、娱乐化、时尚化等粉墨登场外，大量标榜从中国传统出发、创新当代艺术的“伪传统主义”或“新传统主义”也逐渐形成热潮。应该说，这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，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巨大压力，中国文化何以自处、其独特性何处彰显等问题息息相关。

然而，艺术本是人性最为纯粹之处的肆意表达。摆脱各种外在的苑囿、回归本源，艺术才能得以真正的发展。因此，我以为，另一种“得意忘形”应被推崇。

庄子曾云：“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”，是说语言的作用最主要能够传情达意，当这任务圆满结束，便不去计较语言/文字的运用是否完整了。魏晋时期学者王弼将庄子的理论引申到玄学上，认为“言者所以明象，得意而忘象”。“象”，可涵盖意象/气象/事象/景象等；“忘象”，即不要刻意在乎可视可觉的形相。而《晋书·阮籍传》中形容这位竹林七贤之一，“嗜酒能啸，善弹琴，当其得意，忽忘形骸”。言语之间，也颇有赞赏之意。这可视为成语“得意忘形”的最早明确出处。后世追求“传神”、“气韵生动”，注重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，讲究“意在笔先”、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的思想均师出此门，发展深化，成为贯穿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精神脉络。

时至今日，“得意忘形”为何衍变成为贬蔑之意不得而知，但其音节组合中透露出的三种层

次却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提示作用。

第一种层次，《庄子·内篇·养生主》的《庖丁解牛》，说的是一位厨师手拿菜刀，不费吹灰之力便为梁惠王切好了牛，其动作中似乎还带着音律和节奏。王问他为什么能够如此，他说：“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；进乎技矣。”即因为爱好，加之经过长年的磨炼，最后已经可以无视牛的存在而随意宰杀了。这就是精于技，得其意，而忘其形。

第二种层次，是不但忘记了外物之“形”，同样也忘记了自己之“形”，即所谓的物我两忘。如李白《敬亭独坐》中的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和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前者是人格化山峦的同时物化了自身，后者是提醒人们身在事中需超然物外，都是看重“意念”、弱视“外在”的表现。

最后一种层次，则是陶渊明《饮酒》中的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”。此时，这位魏晋名士不但“得意忘形”，甚至连同“意”本身也一并超脱了，那种状态只能以沉默来表达，即“得意忘意”。

事实上，中国传统文化对以上三种境界是分高低上下的，但我却以为其各有各的境界和意趣。本次展览以《得意忘形》为题，恰恰是感喟于此词的丰富组合和多元语义，而后搜寻当下艺坛创作中潜心关注“中国艺术本质”命题的作者和作品，共同呈现一种不拘泥于任何表现形式、游刃于各种时间维度、似曾相识却绝对超验的视觉空间。因为就现实而言，简单地将“传统”与“当代”对立，就如习惯性地“东方”和“西方”比较一样，是一种十分愚蠢和不负责的过时视角。全球化的蔓延除了无法抹杀地理和政治上的界限外，正迅速且悄无声息地同化着新时代出生的居民。同样，在过往的“传统”忽而跃上当下舞台的同时，今天的“当代”正转瞬成为传说中的经典。因此，这种时间交错、文化互渗的状态特别需要一种“得意忘形”的方式。无论立足以上那个层次，重要的是创造出有意义的精神财富来。

刘炜、叶永青、郑在东、周春芽，各具个性的油画创作，既让人欢愉于笔触、色彩和情绪的感官体验，也强烈透露着多种形而上的意味表达；李华弢、徐龙森一实一虚的纸本水墨探索，均有别于流行的所谓“现代中国画”，从不同角度挖掘能够真正传达中国山水精神的途径；谷文达、白宜洛、史金淞、沈少民对日常经验物的特殊转换，从不同侧面表达着强烈的社会关怀；马文游戏式的动态视觉作品，戏剧性地呈现出真实与虚幻间的微妙关系；魏虹社会化的互动行为记录，引导观众体悟“变”的本质。应该说，这些艺术家最大的共同点便是没有图示、技巧和所谓观念的羁绊，而是自由随心性的心性表达。

总之，我们以为的“得意忘形”是一种极其放松的状态，是艺术创作从有限性通达无限性的最佳方式。它既可以游走于任何时态的环境中，又不拘泥一切形式的束缚；它既拥有鲜明的个体特征，又具备一种普遍有效的意义。只要摒弃所有功利、纯粹地探讨问题，就是最有意义的“当代”艺术！